

評藍吉富《佛教史料學》

周伯戡 撰

此書名為「佛教史料學」(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；1997年，七月；297頁)，但不是只為研究佛教的史學家寫的，而是為研究佛教的學者寫的；所以討論的對象不僅是過去編纂成套的佛教的大藏經，也包含現代佛教研究對某一佛教的傳統，或特定的主題所做的研究成果。

藍吉富先生在國內有編纂多套佛教叢書、藏經的經驗，他也在中華佛教研究所教授佛教文獻相關的課程，由他撰寫此書再合適不過了。浩如煙海的佛教材料一直是佛教初學者的障礙，即使出家的僧侶也難以窺其全貌，藍先生以其豐富的學養告訴我們不同藏經的特色，以及材料的價值，即使專業的佛教研究者讀此書也受益斐淺。此書分析了漢文大藏經(全書份量最多，最精彩的部份)、南傳大藏經、西藏大藏經目前台灣可得的各版本的特色，讓台灣對三種佛教傳統有興趣的人都有門徑可入，而窺其佛教堂奧。未能入藏的佛教文獻，如傳統的韓國、日本佛教作品，以及梵文的印度文獻，中國佛典的單行冊，此書也有觸及。書中也羅列各種工具書以及使用的方法，方便初學者開始佛教研究。

此書的另一個特色即回顧了近中國人(僅以漢文出版為限)和日本學者對佛教的成果(若已經翻譯成漢文，本書必定提起)，使初學者能對自己的研究有定位和指南的功效。

本書也有若干缺失。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項。

第一、作者不熟習最近佛教電腦資料庫的發展。台大的佛學研究中心所做的電腦資料庫不僅為這兩年在台灣、也在北美和歐洲、研究者最方便的研究檢索工具。中央研究院的電腦資料庫，也是其中之一，只是沒台大那樣方便上網。此外，許多佛典如《大智度論》以CD-Rom的形式出現，也方便學者利用此書豐富的佛教知識。現代的佛教研究者不應該忽視電腦應用在佛學研究上成果。這些藍先生在書中完全沒觸及。

第二、作者不熟悉歐美佛學研究的成果。舉一個例子，平川彰先生的佛塔崇拜是大乘佛教的起源說，在1975年遭到Gregory Schopen的批評，並以經典崇拜取代佛塔崇拜作為大乘佛教的起源。（“The Phrase ‘sa prthivipradeśaś caityabhūto bhavet’ in the *Vajracchedikā*: Note on the Cult of the Book in Mahāyāna,” *Indo-Iranica Journal* 17(1975):147-181.）平川彰本人在1990年也承認他的理論並不成立。“Hirakawa himself admits stūpa worship does not explain the origins of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tradition.” (Hirakawa Akira, tr. by Paul Groner, *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, From Śākyamuni to Early Mahāyāna*, University of Hawaii, 1990, p.340)藍先生顯然不知道這段學術發展，在歐美佛教學術界現在已不採平川彰說而採Schopen說。（參見1989年出版Paul Williams所寫的 *Mahayana Buddhism*, London: Routledge）

第三、在中亞佛教的文獻上，作者只提了敦煌的材料，這點仍不足讓人瞭解中亞古語的佛教文獻。讀者應該查日本靈友社出版由R. E. Emmerick, David Utz所寫和闐文和粟特文的佛教作品。

第四、作者也忽視了最近考古發現。讀者得不斷參考大陸出版的

《考古》、《文物》、《世界宗教研究》之類的刊物以補此書在這方面的缺失。作者也提到日本學者靜谷正雄的成就，但沒提到他在佛教銘文研究的大作《インド佛教碑銘目錄》、作者也沒提到 Gilgit 發現的梵文作品。這類考古發現幫助佛教研究極為重要，因為佛教典籍充滿太多傳說神話，考古出現的作品可以釐清哪些是晚期添加的。

第五、作者應該給更多的篇幅討論《昭和法寶總目錄》，此書對佛教漢譯經典文本的對比，以及哪些註疏是根據那個譯本而做，有清楚的敘述。這些困擾人的問題，在三十年代已經為日本學者所完成。

第六、本書有若干小錯誤，p.210「冉雲華對密宗的研究」、「密宗」應改為「宗密」；p.10 聲明（佛教音樂）、應改為（語言、聲韻學）。

儘管此書有這些缺失，我仍要強烈地推薦此書為佛教研究者必備的書，究竟經典文獻本身仍是當今佛教研究的主幹，而此書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意見和看法。